清史稿/卷4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二十二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二十三 列傳二百十

► 卷四百二十四

宗稷辰 尹耕雲 王拯 穆緝香阿 遊百川 沈淮

宗稷辰

宗稷辰，字滌甫，浙江會稽人。道光元年舉人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遷起居注主事，再遷戶部員外郎。咸豐元年，遷御史。疏請飭各省實行保甲，略言：「州縣宜久任，時日宜寬假，填寫門牌當詳細核對，董事胥役毋派費累民，酌用丞簿以為襄助，先編巨族以為聯屬，並可申明讀法之典，兼收團練、社倉之益。」詔下直省督撫，各就地體察參酌行之。又疏言通籌出入，宜崇實去偽，舉清查、報效、生息三端；又疏請酌改經徵處，分令州縣戴罪嚴催：並下戶部覈議。五年，聞上將謁陵，未有旨戒行，稷辰疏言：「畿南州縣被水，連歲用兵，民氣甫行休息，籲請展緩一年。」上諭曰：「每歲謁陵，事同典禮，如果畿輔民力未逮，亦必權衡時勢，暫緩舉行。今茲並未降旨何日謁陵，宗稷辰揣度陳奏，徒博敢諫之名而無其實。此風不可長！」下部議處。

尋又奏言：「自粵匪竄據長江，數年以來，文臣武將，能戰者稀。如烏蘭泰、塔齊布、江忠源皆難得之將，而多不盡其用，且以死殉。如勝保、張亮基、袁甲三皆勇於任事，而亦未盡其用，以罪罷去。近日支持兩湖，賴有一二書生，如胡林翼、羅澤南，能以練膽為士卒先。此二人者，實曾國藩有以開之。此時若開文武兼資一科，誠足濟當時之急，而臣工多不敢薦舉者，一恐其才疏而得過，一恐其遇蹇而罔功。處愁眉焚頂之時，守蹈常習故之轍，見有敗衄，動以餉匱為辭。餉固不可不籌，試思用兵乏人，雖斂金百萬，

棄如土苴，終歸無用。臣聞見隘陋，非能盡識天下之才，所知湖南有左宗棠，通權達變，為疆吏所倚重，若使獨當一面，必不下於林翼、澤南。其屢經論薦，難進易退，肝膽經術，實可取材者，有若湖州之姚承輿。其策議深沉，才識過人者，有若常州之週騰虎、管晏，桂林之唐啟華，皆關心時務，今尚鬱鬱伏處田間。誠能破格招賢，連茹並進，則得一人可以平數州，得數人可以清一路。長江雖阻，當不難分道建功，剋日平定。伏乞皇上命內外臣工各舉所知，無論已仕未仕，果能文武兼資，皆許徵起，必可網羅而盡得之。」疏入，下各督撫，命以宗棠等加考送部引見。宗棠自此膺簡拔，論者謂其知人。

遷給事中。時京師行大錢，商民苦之。稷辰上疏請復用制錢，號曰「祖錢」，而大錢改純用鐵鑄，兼行並用。下部議，格不行。又以畿輔水患，疏請急賑，從之。尋授山東運河道，捻匪入境，於濟寧牛頭河濱築戰牆，北岸六千三百丈，南岸八千六百丈，賴以守禦。以功加鹽運使銜。同治六年，引疾歸，尋卒。

稷辰父霈正，官湖南零陵知縣，廉無餘貲。稷辰事母孝。為學宗王守仁、劉宗周。罷官後，主餘姚龍山書院、山陰蕺山書院。官京朝，請祀總兵葛雲飛本籍；官山東，請修方孝孺祠，並刻正學集：其振勵風教多類此。

尹耕雲

尹耕雲，字杏農，江蘇桃源人。道光三十年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再遷郎中。咸豐五年，粵匪犯畿輔，惠親王綿愉為大將軍，僧格林沁參贊軍務，闢耕雲佐幕府，上書論防務，為文宗所知。八年，授湖廣道監察御史，署戶科給事中。時方多事，封章月數上。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坐貽誤封疆罷，復起。耕雲疏言：「訥爾經額之罪，天下共聞共見，未喻其復行起用之故。方今江、淮、楚、豫軍務未靖，秉鉞之臣，星羅棋布，所以奮不顧身，必欲滅此朝食者，固由篤於忠義，亦以國家信賞必罰，有以畏服其心。萬一效尤解體，患何可言？昔宣宗起用琦善，以陳慶鏞之言而罷。伏原紹述心傳，收回成命。」

時粵匪复窺武漢，耕雲疏言：「武漢地踞上游，北窺關陝，南脅湖湘，東撼吳越，西製巴蜀，自古南北用兵，皆出死力爭之。今賊窺伺楚北，分擾廣濟、黃岡，逼近省城，撫臣胡林翼兵勇數千，眾寡懸絕，江路綿遠，首尾不能兼顧。侍郎曾國藩忠勇樸誠，應請授為欽差大臣，率其所部援湖北，較諸他臣事半功倍。」

粵匪陷定遠，耕雲疏言：「定遠失守，粵、捻新合，必謀北竄，恃山東為之屏蔽。撫臣

崇恩幸其不戕官據城，於賊退後虛報勝仗，內則巧為彌縫，掩一人耳目；外則恣其朘削，竭萬姓脂膏。惟懇俯念藩籬重地，立予罷斥，簡大員往代。於洪湖　　多募水師，兼飭傅振邦全軍移駐固鎮、靈壁，冀收皖北，以固山東。」及廬州失守，又　　疏言：「昔人建省安慶，與九江、江寧為犄角，控扼長江。上年徙治廬州，已失形勝，茲並廬州亦不能守。胡林翼等自武漢進逼九江，而安徽之賊，或自英、霍走湖北，牽我上游，或自徽、歙擾浙西，窺我腹地。我軍分道救援，罷於奔命。賊有四達之路，我無三面之圍，雖日克一城，何益？撫臣福濟屢挫損威，候補京堂袁甲三素得民心，如以為巡撫，必奮身圖報。」

及國藩進師，疏言：「軍興以來，徵調半天下，糜餉數千萬，卒未能掃穴擒渠，則以屢後時而數失機也。今曾國藩蓄養精銳，所向克捷。陳玉成、張洛行率悍賊數十萬，齊向潛山、太湖抗拒，眾寡之數，十倍於我，一有疏虞，關係甚重。此時廬、鳳、六合賊勢必單，請飭袁甲三、張國樑刻期搗其巢穴，逼令反顧，或令間道為楚師聲援，亦足褫其狂魄。」別疏劾河道總督庚長，請以甲三兼攝；又論雲南迴匪不宜專意主撫；又陳京師本計，平糶、採買、周恤、蓄積諸事宜並舉；又言錢法積弊：諸疏多見採納。

英、法合軍犯天津，耕雲專疏者七，會疏者二，力主決戰，上命王大臣集議。與鄭親王端華等議不合，耕云抗辯痛哭而罷。耕云初在禮部，肅順頗重之，乃是為所憎。九年，科場獄起，以科道失糾下吏議，而耕雲以充內監試謴獨重，鐫二級調用。十年，京師戒嚴，上將幸熱河，耕雲代團防大臣草疏諫阻，復自以書抵肅順，卒不聽。侍郎文祥提督九門，遇耕雲東城，相持哭，因為規畫留守諸事。

胡林翼疏薦耕雲胸有權略，請起用。會副都御史毛昶熙治河南團練，疏調從軍。同治元年，率部卒五千，從僧格林沁平金樓寨教匪，又偕提督張曜克張岡捻巢，以道員記名，賜花翎。三年，署河陝汝道。西征軍購糧陝州，市斛小，責屬縣償其不足，凡數百萬斤，耕雲悉請罷之。客軍有不法者，斬以徇。境多刀匪，請得節制河、陝兵，饋餉以時，兵咸用命。

四年，張總愚犯畿輔，耕雲從巡撫李鶴年進軍磁州，建策築長圍斷賊歸路。兩署糧儲鹽法道，佐治善後事，濬惠濟河，塞河決，敘勞加布政使銜。十三年，補河陝汝道。河、陝徭役重，亞於常賦，耕雲立定制，嚴稽覈，民困稍甦。光緒三年，大旱，條上救荒七事，未及行，卒於官。

耕雲在言路著直聲，出任監司，巡撫張之萬、李鶴年皆倚重之，軍事多所贊畫。卒後，巡撫李慶翱以災荒被劾，牽及冒領兵餉事，辭連耕雲，後終得白云。

王拯

王拯，初名錫振，字定甫，廣西馬平人。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大學士賽尚阿視師廣西，以拯從，拯感時多難，慷慨思有所建白。咸豐間，自郎中累遷大理寺少卿。同治二年，降捻宋景詩由陝西還擾直隸、山東，拯奏言：「景詩岡屯磚圩，儼然嵎固，自陝逸回，其黨不過數百。崇厚等一再養癰，裹脅逾萬。近复於昌邑、莘、聊城、臨清四州縣，令村莊將所獲麥與佃戶平分，運送岡屯，是其名為降伏，心跡轉益兇悖。請密敕直隸督臣劉長佑計調來營，暴其罪而誅之。若抗違不至，直隸官軍猶能越境進剿。景詩既除，如楊蓬嶺、程順書等首惡，皆可駢誅，以除巨慤，以安畿輔。」疏入，未行。其後景詩卒以叛誅。

軍事未定，曾國藩議於廣東籌餉，勞崇光創辦釐金，諸弊叢起。拯疏言：「兩粵為肇亂之區，岑溪、容縣，數載皆為賊踞。信宜陳金缸尤為巨慤，群賊相為一氣，滋蔓難圖。勞崇光舉辦釐金，率令紳商包充墊繳，燃眉剜肉，事何可常？及崇光去任，徵收減少。近乃有釐務委員，或為眾所毆傷，或為民間枷號，雖民情頑獷，而官吏惡劣亦可概見。以積年久亂之地，有負嵎圜視之賊，當一切利孔、百方搜剔之時，臣竊恐利未十而害已百。萬一兩粵复糜爛，更不知何所措手足，豈惟釐金不能辦而已？」因薦廣東道員唐啟廕、兩淮運使郭嵩燾、浙江運使成孫詒。旋用嵩燾督廣東釐金，自拯疏發之也。

三年，遷太常寺卿，署左副都御史。疏論：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侍郎崇綸、恆祺、董恂、薛煥委瑣齷齪，通國皆知，竊恐外邦輕侮，以為中朝卿貳之班，大都不過如若曹等，未免為中朝恥辱。就令人材難得，或於總理衙門位置為宜，上應量為裁抑，或處以散職，或畀以虛銜，庶外邦服我旌別之嚴。四方聞之，亦釋然於朝廷宥納群倫、羈縻彼族之意。」

尋遷通政使，仍署左副都御史。疏言：「近日蘇、杭迭克，直、東肅清。臣觀從來將興之業，垂成之功，未有不矢以小心，而始能底定者。金陵賊窟雖計於三四月間可拔，而丹陽與常州犄角，百戰悍賊如李秀成等，麇集死守。杭、嘉既克，餘黨歸併湖州。其自皖南竄越江西之賊，蔓延玉山、鉛山、金谿、建昌二三百里，眾號八九萬，並有闌入福建境者。又聞李世賢自率巨股由淳安、遂安接踵而至，曾國藩、左宗棠等用兵日久，前

此屢陳不亟求功旦夕，同一老謀深計，獨於皖、浙毗境豫作防維之策，則國藩意在徽、寧各飭所部分防，宗棠以為不若並力取廣德扼賊竄路。兩議未及定，賊已由皖竄贛。賊又草竊已久，人數太眾，勢多不能聚殲而弗使一賊他遁。臣則以此賊人多勢劇，一意奔突，前股未痛剿，後股又踵接。萬一深入江西腹地，燼餘复熾，又至燎原。且由贛逾閩，可以直走汀、潮，為數年來竄匪熟路。黃文金由此而來，石達開由此而去，前事可為深警。疊蒙諭旨，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、沈葆楨及閩、粵各督撫諄諄戒備。當此大功將竟，惟當效力一心，互籌戰守，務將分竄諸賊，前截後追，必使所至創夷，日就衰殘零落，不得喙息，以成巨患。臣尤有請者，皖、浙諸軍與賊相持不為不久，所需餉項，國藩、宗棠等各於江、楚等省自為籌畫。國藩奏於江省設立總台，以一省捐釐之數，為皖軍十萬養命之源。浙軍固不能分撥，即國藩所部月餉，傳聞亦祗放數成，不得已而籌及廣東釐捐，乃又不能遽辦。夫民之不能見遠而各為其私者，情也。廣東有之，江西豈獨不然？日前沈葆楨奏請將江西茶稅、牙釐等款歸本省任收，旋用部議允留其半，在國藩等斷不至觖望。惟軍前將卒，當枕戈喋血切望成功之時，忽聞軍餉來源將減，眾心或生疑懼，何以得飽騰而資鼓舞？擬請飭贛、皖、楚、粵各疆臣，值此事機至緊，無論如何變通為難，總當殫竭血誠，同心共濟。甘肅回氛未戢，中州餘捻尚存，汝南陳大喜等竄逸湖北，自隨、棗逼襄、樊；張總愚自南台山中出竄內、淅，時虞合併；漢中之賊，全竄寧、陝、商州一路，聞將會齊襄、樊回援金陵，誠亦未可輕忽。目前陝省軍務，政出多門，李雲麟追賊商於，忽卷旆而西，其在興安，未能遏賊竄逸，其在漢陰，遇賊避匿，縱勇淫掠，宜量加裁抑。劉蓉素嘗學問，懷負非常，漢中之賊，本所專辦，而竄擾四出，尤當誓志盪除，方為不負。多隆阿聲望最優，眾口爭傳為第一名將，乃近日聲望漸損，宜申聖諭訓飭。雷正綰所向克捷，諒足當一面之寄，顧全甘官吏，未有一二正人支持其間。現聞蘭州與慶陽隔絕，恩麟權督印，不過使令便闢之材，識見陋劣；熙麟坐守慶陽、寧夏一區，又為慶昀種種紕繆所誤。臣愚以為亟宜遴簡公正有為之大臣，鎮撫整飭。今之天下，何易遽言率土奠安，而南北軍務漸定，西事再能就緒，亦即為大致之澄清。朝廷者天下之本，宮府清明嚴肅，與疆場奮迅振拔之氣，相感而自通。天下大勢日轉，而亦正多難鉅之事，或遽以為時局清明，事機暢遂，若已治已安者然。人情大抵喜新狃常，畏難而務獲，獨有當幾至誠君子，為能深察而切戒之。昔諸葛亮為三代下一人，史獨稱之以謹慎。硃子進戒宋孝宗曰：　　'使宴安酖毒之害，日滋而日長；將臥薪嘗膽之志，日遠而日忘。'臣不勝私憂過計，冒昧瀝陳。」疏入，報聞。尋告歸，卒。

穆緝香阿

穆緝香阿，字居南，滿洲鑲紅旗人。由工部主事再遷郎中。同治四年，授山東道監察御

史。疏請慎擇宦寺，略言：「皇上沖齡御極，聖學日新，知識日開，左右侍從之輩，宜豫加慎選，勿使將來蠱惑聖聰。溯自漢末及前明，朝政之失，半由宦寺。蓋宦寺出身之始，每以小忠小信，便捷逢迎，無非售其固寵邀恩之計。及黨與已成，則驕肆專橫，而箝制其上，雖英明之主，竟有百計不能除之者。當時臣民，切齒痛恨，終歸無可如何。我朝列聖相承，遠邁前代，不但不准此輩干預政事，雖應對進退間亦不假以辭色，使無由讒諂面諛，浸潤膚受。是以二百餘年，從不為患。雖然如此嚴防，尚有防不勝防之慮。嘉慶癸酉之變，猶有通賊者，是此輩反覆已有明徵也。今皇太后垂簾聽政，洞悉其弊，杜漸防微，有鑑於前，不使宵小蒙蔽。所以知人善任，朝政肅清。即數年後皇上親政，亦斷不致寵任此輩，貽誤事機，何待臣下鰓鰓過慮？然獻曝之忱，有不能已者。當此之時，正聖學擴充之際，雖臣工皆能盡心輔佐，而宦寺尤宜加意斟酌。臣以為宦寺之設，無非效奔走、供指使而已，萬不可使年輕敏捷之人，常侍左右。請皇太后選忠正老成者為我皇上朝夕侍從，庶將來親政，必不致受其欺矇蠱惑，而無疆之聖德，基於此矣！」

五年，疏論大學士曾國藩督師討捻，日久無功，請量加譴責。上以國藩迭疏引咎，特命回任專辦餉糈，雖未蔵全功，非貽誤軍情者可比，斥所奏過當，置不議。出為山西蒲州知府，尋卒。

穆緝香阿通知國故，家藏邸報，自國初以來幾備。

遊百川

遊百川，字彙東，山東濱州人。同治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六年，遷御史，巡西城。宗室寬和等所行多不法，奏劾懲治，一時貴近斂跡。七年，捻匪自山東竄直隸，百川奏請飭統兵大臣迅速剿辦，又請嚴禁各省栽種罌粟，上皆採納。疏論內外官署胥吏積弊，詔通飭嚴禁。復言：「除吏弊在肅官方，尤在揚士氣。請飭部院堂官於每司中擇賢俊數員，付以事權，專其責任。察有胥吏舞弊，據實上陳，仍以勤惰定功過。賞罰既明，人才自奮。至外省地方官，本有懲治胥吏之權，嚴飭各督撫為地擇人，毋以人試地。舉賢劾不肖，再簡廉正大員，以時巡察，遇有貪官蠹吏，列狀奏聞。」

黃河北徙，山東郡邑屢被水。百川疏請賑恤，河督文彬、巡撫丁寶楨請仍挽复淮、徐故道，命廷臣集議。百川疏言：「黃水宜南宜北，必將折衷一是。如議挽復故道，論工程，論經費，引黃濟運，有未可遽定者三端：如即以大清河為黃水經流，舊道斷不能容，河面必須加寬，民間田廬如何移徙，如何安置，則度地宜審也；且即河面加寬，仍恐萬難

容納，別開支河，勢不容已，徒駭、馬頰、鉤盤、鬲津猶可指名，可否開行，有無貽害，則分水宜權也；黃水北行，其事為創，萬一不善料理，人情騷動，物議沸騰，則相機宜慎也。請特派大臣履行上下游詳勘，然後定策。」

十二年，上親政，命葺治圓明園，奉皇太后駐蹕。御史沈淮疏請暫緩修理，上特諭宣示孝養兩宮之意，專修安佑宮供奉列聖御容，暨皇太后駐蹕之所，治事之地，量從節儉，不事華靡，此外均不必興修。百川繼疏申諫，上召入詰責，百川侃侃正言無所撓，上為動容，一時敢諫之名動朝野。尋以憂歸，服除補官，遷給事中。

光緒五年，出為湖南衡永郴桂道，遷四川按察使，擢順天府尹，遷倉場侍郎。九年，山東河決，被災者數十州縣，命百川往會巡撫陳士傑治工賑。百川輕騎週曆河南北岸、上下游，先散急賑。會奏請築兩岸遙堤，复於其內築縷堤，使黃水不致氾濫；又奏請濬小清河，分黃水入海：如議行。還京，以倉廒被火，罷歸。居數年，卒。

〈附〉 沈淮

淮，字東川，浙江鄞縣人。道光二十九年舉人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咸豐十年，文宗狩熱河，淮不及從，慟哭欲投井，家人守之不得死。遷刑部主事，進員外郎，授陝西道監察御史。疏劾戶部主事楊鴻典攬權納賄，下刑部逮治，僅以小過議鐫級，及閻敬銘為尚書，始奏劾譴黜。園工興，淮疏首上，當時與百川齊名。光緒元年，充順天鄉試監試，力疾從事，出闈，旋卒。家固中人產，官京師，斥賣殆盡，人尤服其清節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用兵之際，事機千變，京朝官以傳聞有所論列，往往不能切中。宗稷辰歸重得人，尹耕雲論諸將帥罪，王拯請調和疆吏，一意辦賊，為能見其大。拯所言尤詳盡，蓋直樞廷，見軍報，較得諸傳聞者異矣。穆緝香阿請慎選宦寺，遊百川等阻修圓明園，謇謇負直諫名，良不虛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